

H 闲话文人

江舟

蔡元培一诺千金



蔡元培先生

刘开渠是我国著名的雕塑艺术家、艺术教育家，创作了淞沪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、人民英雄纪念碑、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、支援前线等一大批著名浮雕作品。1927年，刘开渠毕业于北京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，当时，西洋画系开设了人体写真等课程，当时的北洋政府张作霖以“裸体像有伤风化”为名，把北京美术专科学校给关停了。

年轻的刘开渠是北京美专的高材生，学校被张作霖封了，他留校当助教的希望落了空。心灰意冷的刘开渠被朋友介绍到南京中央大学，正在人生犹豫彷徨和经济拮据的十字路口，刘开渠开始迷上了雕塑艺术。

蔡元培先生当时正在南京主持中央大学的工作。一天早晨，亲切和蔼的蔡元培很有礼貌地和刘开渠打招呼，刘开渠一直敬仰蔡元培先生，却不敢和蔡元培说话。蔡元培的和善使他鼓起勇气对蔡元培说：“蔡先生，我是北京美专毕业的学生，想去法国学雕塑。”令人出人意料的是，蔡元培听了很高兴，说：“很好啊，只是我们国家还没有派过人出国学雕塑。”“那就请您下道行政命令吧，让江苏省派我出国。”蔡元培先生笑了：“命令也不便下，但我一定会记着这件事，等以后有机会吧。”刘开渠以为蔡元培是在说客套话，觉得这件事情希望不大，也就没放在心上。

1928年，杭州国立艺专成立，刘开渠被聘为助教。来参加开学典礼的蔡元培一见刘开渠，就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你想出国学雕塑的那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，等有了机会，我一定派你去法国。”不久，刘开渠便收到了南京中央大学的公函，派他以“驻外著作员”的身份前往法国，月薪八十元。令人困窘的是，刘开渠却没有筹足去巴黎的路费。他只好再去找蔡元培先生。蔡元培见刘开渠如此窘迫，连忙安慰说：“不要着急，我再给中法友谊协会写封信，让他们跟法国邮船公司联系，在船票上打个折扣，这样你就可以走了。”就这样，刘开渠到法国巴黎开始了自己艺术求学生涯。

刘开渠学成归国后，也一直受到蔡元培的提携。很多年过去了，刘开渠经常提及蔡元培先生对他的帮助，非常感动，他认为：“蔡元培先生一诺千金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没有蔡元培先生，世上就没有雕塑家刘开渠。”

H 琼岛风物

马端

船湾村漫笔

奔流直下的万泉河水，从五指山逶迤而来，到了这里便梗住了，活活地生出一个弯湾来。许是旧时湾内泊着不

少船只，风帆点点的，当地人便习惯称此地为“船湾”。

“船湾”风景宜人，宜耕宜种，宜居宜住，在那弯弯的湾边，岁月蹉跎，慢慢地便有了几十户人家，村内村外的人就叫这里“船湾村”了，也有叫“文渊村”的。不管时空如何变迁，低吟浅唱的河水总是那样静静地从村前流过来，流过去……

初识船湾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。那个时候，交通不便，过江过河，靠的是船渡，借助的是小舟，船是路，路也是船。船湾渡口，是万泉河上游人们来往龙江石壁之间的必经地之一。那时的渡口，一条土路一直悠到水里，周围有一小片空起的乱石群，因为长期被水冲刷，圆润丰满平滑的石头便生成了天然的码头。

曾记得，旧时的码头，有专人摆渡，也称艄公。男女老少到了码头，只要远远地喊一声：“伯爹呀，过溪啰，过溪呀！”一只渡船便会从掩映的翠竹中冒了出来，或从对岸咿咿呀呀地摇过来。上客下客，别有生面，好不喧闹的。

说来也是，蓝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溪流，载着三五人的小船悠悠地划过水面，有如鹅掌踏青波，水面上溅起的是朵朵浪花，木船上洒落的是清脆的欢声笑语。那情那景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依然有如晚风早露的清凉。

识得船湾村，并有所加深了解船湾村，是始于村长蔡兴暖开始的。到了他的家，翰墨书香与花草芳香就会一阵阵扑面而来。修长精瘦的他，虽是一介村民，但自小爱好书法，写得一手好字，餐厅客厅里悬挂的书法作品，都是他一笔一划写就的。他细心用心，围墙屋角边的空地里，转弯处，如何摆放怎样布置，种什么花植何种草，他都是精心设计、巧妙安排、恰到好处，难怪到其家的客人都说他是一个懂生活有情趣的有心人。

他不仅精心打扮好居家住地，更多的心思是用在整治修理好整个船湾村。打造沿河景观，他匠心独运，让人感到步移景异，疏密有间，错落有致。

“望江廊亭”，是船湾村的亮点之一，该亭长约二十余米，临河建在河水直流而下的拐弯处。湾深十几米，水面离地面又是十几米，先是依着湾的边沿筑牢坚固的防波堤，后沿堤立亭，居高临下。亭为廊式，亭的两旁为挺拔的椰树与摇曳的翠竹。站在亭内，只见滚滚万泉河水穿山越岭直奔而来。举目远眺，远山朦胧、近岭清楚，层次分明。有灵有性有骚动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不失为欣赏万泉河上游风光的一大好景点。

船湾村的大美，美在留存有上百年的古树，虽然船湾渡口较前冷清多了，但经风历雨的那棵古榕树依然那般深情地站立着，那样的慈祥，那样的安康。

H 百味书斋 钱续坤

杜牧的豆蔻

就像画虾必言齐白石，画马必说徐悲鸿一样，在古代的文人墨客当中，说起梅花，一定会想到林逋林和靖；谈到豆蔻，当然会念及杜牧杜司馬。

其实杜牧的出名并不是因为言情独到的《赠别》一诗，在绝大多数读者的眼中，那首哀婉凄美的《清明》，绝对是他的代表作之一，因此每到细雨霏霏的时节，只要提起“杏花村”“牧牛

童”等字样，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这位俊朗飘逸的樊川居士。那么，杜牧与豆蔻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？此事不能不说到杜牧在扬州的生活，说到扬州当时一位花容月貌、倾国倾城的歌妓。

曾在26岁就进士及第的杜牧，一生曾经在扬州两度生活过。其中第一次前往的时间是在大和七年（公元833）四月，31岁的他应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邀请，在其幕中任推官、监察御史里行、掌书记等职。杜牧出生世家，祖父杜佑曾任朝廷宰相，其父杜从郁任过秘书丞、部员外郎，因此从小就染有富贵公子的习气，所谓“美容姿，好歌舞，风情颇张，不能自遏”（元·辛文芳《唐才子传》）。如今来到扬州这个商贾云集之都，烟花繁盛之地，年轻气高的杜牧真可谓如鱼得水，游刃有余，花街柳巷自然是他的饮酒宴游必去之所。在这期间，杜牧有幸结识了一位13岁的歌妓，并且对她百般呵护，疼爱有加。

大和九年（公元835），33岁的杜牧官拜监察御史，将赴长安供职。在依依不舍离开扬州之时，他的心情是复杂的，惆怅的，幽怨的，临行前特意留有《赠别》诗两首，其一云：“娉娉袅袅十三余，豆蔻梢头二月初。春风十里扬州路，卷上珠帘总不如。”此诗设比新颖，语约义丰，仅仅“豆蔻”这一个意象，就能形象地烘托出花与人同艳同美的绰约之态；尤其是最后两句，以压低扬州所有美人的方法来突出一人，众星拱月，月光倍明。从春风到闹市，从闹市到珠帘，对“花”“月”“玉”“美”等均不着一字，却尽得风流，自然入妙，妙到极处。故而，正值豆蔻年华的这位歌妓是幸运的，因为有这样一位横绝千古的诗人为她所倾慕，为她写下如此精彩的诗句，这就已经足矣！

其实最早在文学作品中提到豆蔻的，大概要算西晋的文学家左思。他在《三都赋》的《吴都赋》里写到了豆蔻：“草则藿药豆蔻，姜汇非一。江蓠之属，海苔之类。纶组紫绛，食葛香茅。”此语的大致意思是说，吴都的物产十分丰盈，到处都有香草、豆蔻、海苔、紫菜之类。此处的“豆蔻”，就是后来形容少女的“豆蔻”了，不过当时豆蔻还是不常见的植物，《异物志》就有描述说：“豆蔻生交趾，其根似姜而大，从根中生，形似益智，皮壳小厚，核如石榴，辛且香。”

左思虽可使“洛阳纸贵”，但只要提及“豆蔻”，后世的文人雅士还必推“多情却似总无情，唯觉樽前笑不成”的杜牧，或直接以“豆蔻”代指杜牧在扬州为官时的风流韵事。宋代的秦观在《满庭芳》中追述杜牧的扬州行踪云：“豆蔻梢头旧恨，十年梦，屈指堪惊。”宋代的姜夔《扬州慢》记此事云：“杜郎俊赏，算而今，重到须惊。纵豆蔻词工，青楼梦好，难赋深情。”元代的卢挚在《广陵怀古》中亦对此曰：“笑豆蔻枝头，惹住歌行。风调才情，青楼一梦，杜牧三生。”



中国画中的杜牧

H 电光倒影

张新一

奇特两面性

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是一部具有类型片特点的文艺片。跟类似的《白日焰火》比，它差强人意了一点，艺术性显然不如《白日焰火》。就商业上的表现而言，它当然比不上纯粹的类型片。但它跟《地久天长》一样，纵然不是精品，在当下仍是可贵的存在。

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与娄烨之前的《浮城谜事》有太多相似之处。同样的故事展开：新的血案后，警察介入调查，开始时空交错叙事。同样的结构：开头发现过去的血案，结尾还原过去的血案的真相。娄烨这次一如既往地在电影里故意“泄露”了他的叛逆心理，但也只是有个态度而已。

本片依然保持了娄烨高度风格化的元素，比如配器简单、旋律破碎的氛围音乐、老歌与舞曲的使用（他的片子几乎都有角色跳舞的戏）、频繁的下雨、车中窥人，以及冗长的性场面、摇晃的镜头、灰蒙蒙的滤镜等。这些在娄烨其他电影（尤其是从《紫蝴蝶》开始）中也能找到。

我欣赏娄烨对角色的审视，尽管他每部电影里的角色似乎都是同一个女人、同一个男人，但这种模糊化的人格也许才是真的“我们”。不过这次在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中，几位角色的塑造实在太过儿戏。一个能让人凭空消失的强大老总，居然能和情人在车里说出“都到这时候了，再坚持一下”这样怯懦的话，心理素质未免与其所作所为太不匹配。而娄烨“情绪流”的故事在这样一部融合了犯罪与悬疑元素的电影里，着实不合适。小诺和林慧所扮演的角色的行为动机，尽管能从电影营造的幽微氛围中捕捉到，但对于感知力低的观众而言，她们的行为只会成为莫名其妙的发疯犯浑。有些行为则无法直接用“情绪流”解释，比如阿云莫名其妙地上了林慧的车，本想告发却突然要同归于尽。可以说，故事在很多关键节点经不起推敲。

这部电影的完成度也是个极大的问题。有些地方的驴唇不对马嘴，几乎对电影造成了内伤，比如杨家栋初次见姜紫成，说的是“有话要说”，然而什么都没说便走人了。完全可以用剪辑把故事圆起来，但娄烨没有这么做，也许是心无力，也许这就是所谓“创作意图”。它的完成度不足就电影本体而言毋庸置疑是硬伤，“故意留下被删改的痕迹以告诉观众创作背后的无奈”这种解释，实在是高明的逃避。

《白日焰火》不论是戛然而止的柏林版本还是公映版，都将故事画成了一个不残缺的闭环，而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纵使头尾衔接，中段却是残破的。失去了曾剑的摄影与剪辑后，这种残破让人的观感更加不畅。

不过，虽然说了这么多，但我看到的缺点，其实都可以成为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的优点，这也是这部电影或者说娄烨电影的奇特之处。情绪化的段落可以说影响了它的类型片叙事，也可以说为类型片注入了不一样的血液。杨家栋在事件过去后才发现“真相的真相”这样的安排，既可以说是讽刺命运无常，也可以说是作为悬疑片的巨大败笔……正是这类两面性特点，让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具有讨论的价值。